

菜市场里的相聚

王国华

一个辣椒让你看到辣。一群辣椒拥在一起，让你看到的就是红。圆润的身子细细的尖儿，红得反光。旁边是粗大的白萝卜。一个萝卜让你看到脆，一群萝卜就让你看到白。多看一会儿，仿佛是一个裸体，你会不好意思。

空心菜，一根叠一根。像一群绿色的瘦高的孩子做游戏，一个趴在另一个身上，很厚的一摞。每棵菜都有了生命。是拥挤赋予了它们生命，就像大海让每一滴水拥有了生命。生姜如伸开的手掌。五个粗短的手指头。或者三个、四个。一百多只手掌装在筐箩里一齐伸开，坚决不收回。从旁经过，感觉手掌们随时蹦起抽你一下。

蔬菜们渐次醒来。

有的改了名字。茄子叫茄瓜，黄瓜叫青瓜，青椒叫圆椒，翠花叫雷迪嘎嘎。有的突然变异，惊艳了闲逛者的眼睛。巨大的芒果，半个篮球一样。巨大的玉米，是普通玉米的两倍。小巧的柿子，手指肚般。个个都不肯和别人一样。密集之处，必须名字清新，相貌非凡，才易脱颖而出。

小时候见到的茄子全部紫色。形容一个人受憋时的脸色，就说像茄子一样。今日菜市场已颠覆老旧经验，白色的茄子，如玉。青色的茄子，似翠。摊主确定那是茄子的时候，我想到了见过的白癜风患者。也是白得这么纯净。摊贩手拿一个塑料喷壶，不停地洒水，浇花一样。蔬菜叶子和茎块无处躲藏，闭着眼挨浇。头上湿淋淋的。精神倒是精神了，我担心喷壶是魔术师手里的道具，再喷一会儿，白色变成绿色。有先例，少女洗澡之后会由白变成粉红色。

我还看到了相聚。

一个地瓜和一捆韭菜，一辈子不得见

面。把它们种在同一块土地，也只能近在咫尺地互相观望，伸出手去抚摸一下对方都不可能。若讨厌对方，想啐对方一口唾沫更不可能。土地养大了它们，却让它们永不接触。监狱里一个一个插满木栅的囚笼。而现在，一个地瓜就躺在一捆韭菜上，仿佛一只猫卧在主人的腿窝里。依恋和爱恋，温和与缱绻。

谁愿意凄冷一生。谁不想在路上和更多的异类遇见。总以为自己只能孤独一辈子了，四目相对之时，突然意识到彼此是失散多年的兄弟。如果没有菜市场里这一个个偶然，他们如何找到对方？

一个胡萝卜和一捆菠菜，一条黄瓜和一个青椒，一棵白菜和另一棵娃娃菜，一只丝瓜和一捆蒜薹，一辫子大蒜和一条春笋……亲人们都相见了。你在菜市场里止住脚步，屏住呼吸，可以听到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唤，看到它们久别重逢之后的悲辛，看到它们相拥时的忘情。窃以为所有人都应该停止购买和出售，静静凝视这些土地中钻出来的生灵，这些比我们背负了更多酸甜苦辣，经历了更多沧桑的生灵。

你应该为它们的重逢和相遇而鼓掌。这是涅槃前的见面。见面即分别，一辈子就这么一次。随后各自清洗干净，进锅入灶。

一个人在打折菜品前面手忙脚乱地扒拉，另一人拎着挑好的菜，越过那人肩膀递到摊主手中，摊主称完递回来。中间人的脑袋左右摇晃，试图躲开，还是没躲开。塑料袋和他的太阳穴轻轻擦了一下。这世俗的片段，给整个菜市场的热烈交谈当头泼了一瓢凉水。

有人举着一把葱从我面前经过，葱叶向上，仿佛绿色匕首。我下意识躲了一下。



穿越草原 李海波 摄

门前的广玉兰

叶炎

1960年代初，父母在外打拼若干年后，带着四个儿女回到老家桐城安营扎寨。父母都是教书匠，一辈子都在三尺讲台上跟粉笔打交道。父亲安排在距县城三十里外的孔城中学任语文老师，母亲则分配在城关北街小学当语文老师，学校分给母亲两间房，门前有两棵广玉兰树。

这两棵广玉兰恰似一对孪生姐妹，牵手并肩，相互陪衬。树约五六层楼高，树围两人合抱。这么大的广玉兰确实不多见，硕大魁梧的身躯彰显着它们不凡的年轮、显赫的身份和古老的传说。

树下往南十来步，便是清代名臣姚元之旧馆。姚元之，嘉庆十年进士，官至左都御史、内阁学士。姚元之旧馆的前身为姚氏“咏园”，分前院、后院，至今保存依旧。据史料记载：“在后院的北面，有姚氏手植玉兰两株，现仍枝干挺拔参天，绿叶葱茏。”

原来这两棵广玉兰是历史名人种下的文物级名树，已有三百多岁了。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晓，“错把天麻当芋头”，稀里糊涂在这两棵名树下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。

当时北街小学算得上是园林式的校园，环境优雅，风景别致。有人工堆垒的怪石假山，假山旁立有“竹叶亭”。有川流不息的桐溪涌泉水潺潺流过，漏边有若干小石桥，小石桥边有大片翠绿的竹林。有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，有青砖黑瓦的两层教学楼，有时髦的音乐教室、乒乓球室，还有盛开半年之久的广玉兰花。

别看这两棵广玉兰年事已高，至今仍枝繁叶茂，生机盎然。每当春风拂过，一朵朵花苞布满枝头，嫩绿泛青，还带着毛茸茸的一层白毫，在浓绿色的花叶丛中探头探脑。随后花苞像二八少女，开始膨胀丰满起来，颜色也慢慢变白，羞答答绽放开来，如蓝边碗大，簇拥成团。尤其是玉兰花的花瓣，那么纯粹高贵，那么洁白无瑕，净若清荷尘不染，色如白云美若仙。玉兰花淡淡的清香，质朴素雅，清爽自然，平和而又不失荣华。或早或晚，一阵一阵，飘满整个校园，真是：微风轻拂香四溢，亭亭玉立倚栏杆。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随着秋风萧瑟，广玉兰的花瓣慢慢变黄变褐，飘逸垂落，树下一地金黄。花瓣的离去，让花蕊悲痛欲绝，渐渐枯竭，与枯黄的树叶一起，随着花瓣悄然落下。

每当这个季节，我们常在树下拾广玉兰的花蕊和树叶，这是上等的柴火。花蕊落在地上，外形似小手榴弹，那时家里生煤炉，点燃十来个“小手榴弹”便可引燃煤球。广玉兰树叶皮厚质硬，烧起来像放鞭炮，叭叭作响，火势旺盛，比一般树叶经烧得多。

在广玉兰树下，我们斗过蛐蛐，打过弹子，玩过画片，捉过迷藏；我们逮过鸟，扒过柴，抬过水，纳过凉。在广玉兰树下，我们背着书包上学，背起行囊下乡，身着崭新的军装来到边疆。广玉兰树见证了多少家庭的婚丧嫁娶，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。

最深情处是乡愁，偶尔回趟老家，会去看看曾经住过的老房子，会去看看童年相伴的这两棵广玉兰树，驻足树下，思绪万千，一股浓浓的乡情油然而生，我能感受到她们也是有灵感的，她们也在不停地招手点头。

俗话说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三百多年了，门前这两棵广玉兰树给多少人带来绿荫与凉爽，又有多少人吸吮过它们的花香。她们是这所校园里幸存的珍贵景点，也是家乡小城值得珍藏的历史名片。

夏日“避暑粥”

黄颖

把地瓜刨成丝，也有切滚刀块的，但块状地瓜凉了会变硬，刨丝的地瓜煮起来粥会更甜，口感也好。刨成丝后与大米、水同煮即为地瓜粥。夏日早上先煮上一大锅地瓜粥晾着，趁着太阳还不是太热先去地里干点农活，回来后两碗下肚通体舒畅。

地瓜其貌不扬，甚至有时长得歪瓜裂枣的，但这并不影响他被人喜欢。美食家汪曾祺也说：“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，若萝卜，若地瓜，若山芋都极有爱好，

爱好有过桃李杏杏诸果，此非矫作，实是真情。”除了煮成地瓜粥，也可煮地瓜甜汤，或者切片晒干再煮就是“薯箍汤”，与厨艺无关，只需与水同煮，都是特有的消暑美食。

绿豆粥也是夏日餐桌上的老朋友。先把绿豆中虫蛀的，空心的，以及掺杂的小沙子挑去。讲究点的绿豆与大米先后下，不讲究的一锅烩，绿豆开花，白米黏

稠，趁粥热加白糖，再打上一大脸盆井水，将整锅绿豆粥放置井水中。据说这样能锁住粥的香气，而且热天里粥也不容易馊。另一边从咸菜缸里捞出一段腌芥菜或者芥菜头，洗净，热锅热油炒，火里来油里去，再吸上一碗绿豆粥甬提多美了。

绿豆一身是宝，除了可食用，绿豆皮还可以用来做枕芯，能除去头部的积存热气，过去人家有小孩的都会特意缝制绿豆枕。绿豆洗净后放到少量冷水中浸泡三四个小时，在锅中加少量水煮开，再分别几次加水继续煮，直至把绿豆煮烂。火大汤沸，绿豆壳浮于水面，快速用漏勺捞出，再晾干即成。而剩下的绿豆沙，加白糖，家里有冰箱的则可以做绿豆沙冰棒，原滋原味。

还有麦糊粥，小麦能益气，除热，止汗，适合夏天食用。小麦提前一天泡软打碎，白粥熬上，待白粥将熟之时，再取适量麦粉用凉水泡开调成糊状，慢慢倒进去，要边倒边搅拌，避免结成麦团，再慢火熬煮。麦糊粥最好用柴火熬，这样粥才会更黏稠，而长时间的熬制麦子的香味也才能慢慢被激发出来。

粥在艰难的岁月里是老百姓的好朋友，日子好了，多少美味穿肠过，但粥永远是我们味蕾上最绵软悠长的记忆。炎炎夏日来上一碗“避暑粥”，细熬慢煮，难熬的盛夏悠悠而过，也是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。

